

绪 论

一次，有位天真活泼的小朋友问我：

“人为什么会说话？人什么时候学会说话？”

面对满脸稚气、求知欲极强的孩子，我顿时满脸通红，憋了半天，只好支支吾吾地说：

“人为了生活，为了交流感情，就必须得会说话；恐怕有了人，就开始有说话。但是，会说话，会把话说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知道他是否满意，但见他在妈妈的拉扯下，眨着圆圆的小眼睛走了。

我站在那里，失意得很。童言无忌。小朋友的发问，提出了一个人人每天都遇到，而不少都对其似是而非，又是语言学家终身探究，而且比较头疼的问题。

众所周知，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用来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它是人类在劳动中创造的。可以说，人类从类人猿进化为人之后，在同恶劣的大自然进行斗争中，语言

就应运而生了。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在表现形式上又与其它媒体相结合，出现了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等。它本身由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构成一定的系统，来表达不同的对象和情感。

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在不断地变化、更新，表达着不同人等、不同时期的不同情感；记录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历史，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现象，对后人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它是一股渗透力极强的液体，注满有人群的角角落落；它又是一种粘合剂，连结着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亿万人众；它还是一种固体，以人们约定俗成的条文，约束、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语言形式多种多样，各种语言文化五花八门。出于某种需要，为表达某种特殊情感，詈骂语言出现了。而且，这种詈骂语言从有文字记载到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夸大其辞。不说街头巷尾的言谈语辞中的俗骂、粗骂等污垢之词，暂放下文人之间的雅骂、嘲骂等颇为文雅之语，翻开中国的“国宝”——经、史、子集上起《诗经》、《论语》、《孟子》、《春秋》、《左传》等经典中至《史记》、《汉书》等正史，下到诸子百家著作、集部小说、笔乘，再下推及戏剧、影视作品、曲艺文艺等，不论是圣哲贤达，还是庶民百姓，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詈骂语言随处可见，甚至出现“骂戏”、“骂书”（姑且暂时称之）。

对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历代的不少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等都曾下过气力进行考察研究，但不少专家学者皆囿于传统或道德等因素而中途搁浅。比如近代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先生，面对中国丰富的骂文化，决意进行研究，写一本“骂书”。于是他在《北京

晨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公开征集各地人的骂的词语，以图编纂一本《骂人专集》。消息传开后，首先登门者为当时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他叩开刘半农的门之后，二话不说，指着刘的鼻子，拍桌子瞪眼睛，一口气把他在湖南、四川、安徽等地调查的方言詈语和盘端出，骂得刘半农先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然后推开大门，扬长而去。不久，周作人亦应“召”而至。他不像赵元任先生那样直截了当，而是以提供素材的方式，用绍兴土语大骂了一通。当刘半农先生去给学生上课的时候，还没开讲，来自广东、江苏等地的学生先后将自己家乡的詈骂语言接二连三地提供出来，一堂课成了“骂人语”的荟萃场所，弄得刘半农先生啼笑皆非。回家后，他思之再三，摇首感叹道：“真是自作自受，都是那则启事惹出来的祸端！”

鲁迅先生面对中国人的骂，于 1925 年写了《论‘他妈的’》的杂文，分析了这个“国骂”词汇的发展和使用情况；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也曾写有《诅骂》和《骂人与挨骂》的小品文，对骂的特点、用词多有论述。更有露骨者，梁实秋先生毫不避讳地将其小品评论以《骂人的艺术》结集出版。他在《骂人的艺术》中开宗明义写道：

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不骂人的人。骂人就是有道德观念的意思，因为在骂人的时候，至少在骂人者自己总觉得那人有该骂的地方。何者该骂，何者不该骂，这个抉择的标准，是极道德的。所以根本不骂人，大可不必。骂人是一种发泄感情的方法，尤其是那一种怨怒的感情。想骂人的时候而不骂，时常在身体上弄出毛病，所以想骂人时，骂骂何妨？

但是，骂人是一种高深的学问，不是人人都可以随便试的。有因为骂人挨嘴巴的，有因为骂人吃官司的，有因

为骂人反被人骂的，这都是不会骂人的缘故。

语言学家李荣先生对此也有同感。所以他认为：“其实说话的时候要回避这类字眼，研究的时候是不必要排斥的，并且是不能排斥的。研究这些字对认识语言的现状与历史都很重要的。就学问的应用来说 要理解又要回避这类字。‘理解’需要调查研究。‘回避’也需要调查研究 才能知道回避什么 怎样回避。”

人们一提“骂”往往只理解为泼妇骂街或一些街头巷尾、酒茶饭后的一些低级下流的粗俗脏话，一部分人板起道学面孔，认为不堪入耳，有污社会语言环境。其实，这是对骂文化现象没作深入地调查了解。骂的另一面不乏高雅之作，出现了不少“趣闻”和“雅骂”赋予了詈骂文化新的生命力。所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句名言，不仅被世人所接受，亦广泛被专家学者所赞许。因此，王力先生曾说过：“骂人，快事也！”

当然，骂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产生于粗俗，自然有其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在宣泄自己的感情时，对别人造成攻击、诬蔑，对社会的语言环境造成污染，诸如那些粗俗的骂。在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就必须净化语言环境，提倡精神文明。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对骂文化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弄清其来龙去脉、表现形式、达到的目的和其特殊的功用等，才有利于中国语言艺术的发展，有利于社会语言环境的净化，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詈骂是一种文化现象，研究骂文化是一件艰苦的劳作，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是语言学的重要部分，是民俗在语言中的一种反映，也是担风险、挨别人骂的一件事。让我们从骂文化的缘起，走入这一奇特而迷离的领域，去揭开它的奥秘吧！

第一章 趣谈骂的起源、发展及功用

第一节 詈骂语言是语言文字发展的产物

人，在组成人群之后，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创造了语言。语言作为人们沟通思想、交流感情的工具在人群中使用着、发展着。

一群原始人，在有经验、最勇敢的一位领头者的带领下，满载各种猎物，欢呼跳跃着，回到了他们聚居的山洞。他们把猎物美味分给了洞里的其他人。大家嚼食着美味，听着狩猎者绘声绘色地讲述追捕猎物的经过，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这时，有位过去在狩猎时也曾当过领头人、今已年迈体弱的老者，拣起洞中的尖石块，在洞壁上刻划着一些奇怪的道道。人们好奇的围了上来。他指着这些道道，高兴地说：“这是麋鹿，今天一共猎取了五头；这是野猪，今天猎取了两头，这头大的，是最勇敢的××抓住的！”

大家点头叹服，然后大笑、欢呼！几个吃饱肚子的壮汉，还把最勇敢者高高抬起，围着火堆在欢跳着。以后，这些原始符号被逐渐地固定了下来，成为记录收获、歌颂勇敢者的标记，原始文字符

号产生了。语言，也逐渐从口头交流语言分化出了原始的书面语言符号。

大自然的变化是无穷的，而人们降服大自然的力量是孱弱的、微不足道的。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人类以惨痛的代价在顽强地挣扎着。一场雷鸣电闪之后，外出狩猎的年轻人扛抬着仅获得的一只剑齿虎在雷雨中向居住的山洞艰难地走着；洞内饥饿的人们，望着洞外的倾盆大雨，倚洞向外张望着。突然，一声炸雷，天空中出现一团火球，向扛抬猎物的人们猛击过去。几个人应声而倒，再也没有爬起来。

这一情景以后又发生了多次。洞中的老者便就自己之所见和梦中“火”的化身对自己的警告，编造了一则“神”的故事。他在闲暇无聊之时，便将这些故事讲给众人听。慢慢地，在人们的心目中，对“火”的力量，对一些奇特的、不可抗拒的现象，便产生了畏惧、敬重的心理。于是“灵物崇拜”产生了。

从此，人们每次外出，便对这些“灵物”进行一种虔诚的祷告，希冀它不再逞威、发怒，保证年轻人的狩猎活动正常进行，或者此次能获取更多的猎物。有几次还真“灵验”。但是，也有不少次并不“灵验”。于是，便有人开始对“灵物”产生了怀疑。久而久之，怀疑变为诅咒，而这种诅咒的语言是痛恨的、粗俗的，以人们最厌恶的东西作比喻，用以排遣胸中对“灵物”的不满。骂的语言开始出现了。骂来源于诅咒。

著名学者陈原先生在其《语言与社会生活》中，就骂语言的原始形态——诅咒，作了生动的描述。他并没有就这一语言形态的产生与发展进行考究追述，而是就“文学作品中的描写”来揭示这一语言形态的发展过程。他说：“文学作品中描写这种语言灵物崇

拜的现象是很多的。”他举出俄国现实主义作家萨尔蒂珂夫·谢德林的代表作《戈罗维略夫老爷们》中的一段情节为例，主角戈罗维略夫老爷眼看着奴隶制度逐渐崩溃，他所“建立”的“家业”他所维持的家长制秩序，已经发生了严重危机，他的暴虐迫害使得他这个旧家庭众叛亲离，他本人最害怕的则是有朝一日对他十分不满的老母亲诅咒他。诅咒——在信教的人们脑海中，这是极为可怕的惩罚。因此，这也是一个带有神秘力量的字眼。仿佛一诅咒，就会发生超人的力量。这个老爷设想过，万一他的老母亲竟然诅咒他，那么，转瞬之间即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大祸临头，无可抗拒。所以他经常害怕老太婆会实行诅咒。小说描写他所想象的诅咒景象：

“神像点着蜡烛，妈妈站在屋子当中，幽暗而可怕的面孔……诅咒他！然后是雷声隆隆，蜡烛灭了，穹空撕裂了，黑暗遮盖着整个大地，耶和华的狂怒的脸孔在电光闪闪的云间出现了。”

这当然是想象。小说接着描写了老太婆对儿子忍无可忍时的情景——

“她沉重地从她的安乐椅上站起来，伸出了手指着犹太式加犹太的呢称（指主角戈罗维略夫老爷）从她的胸口爆发出一阵响亮的叫喊：

我诅咒你！”

但是一切神力都没有发生，恐怖的场面连一点儿也没有出现，动人心魄的景象完全没有看见。语言的灵物崇拜被证明只不过是人们愚昧想象。

陈原先生接着举了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的

第二部第一卷中的一个故事。法军和英军决战滑铁卢，英军对着完全陷入绝望的重围中的法军高喊：“勇敢的法国人 投降吧！”而法军将领康白鸾却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向英国人喊出了极端鄙视和诬骂对方的一个字眼：“屎！”

屎这个字，本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但是此时此刻，这个习惯语却表达出一种民族的自尊心。这个字眼被赋予了本义所没有的意思。

陈原先生举的这两则事例，说明了骂的语言产生于诅咒。特别是康白鸾的一个“屎”字 就其本义来说 并无什么特殊意义。但在两军交战中，当自己一方处于不利甚至危险之时，对方以势压人 这时一个“屎”字 既是对敌人的鄙视、谩骂 又是对自己的鼓气，甚至还标志着自己的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胜利。这个字，如在中国人嘴里 将会是“屁话”、“毳”之类的直接骂语（也可能康白鸾就是那种说法，被翻译弄雅了）。

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人们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逐步增强，对灵物的崇拜变成了对灵物的利用，即与崇拜对象讨价还价，为我所用 达到目的者即作为“神”来供奉 达不到目的者 轻则放弃一边，不再去拜奉；重则詈骂诅咒，毁像拆庙。纵观中国古代对神的崇奉可见一斑。中国是个多神的国家，贤哲圣人是神，凶徒恶煞也是神 山有山神 水有水神 火有火神 风有风神 草木虫豸都是神，投足举步之间都能遇到神。中国人信奉神，都有其功利目的。人们的事业企求成功，生活盼望幸福，子孙希冀兴旺，家业以图发达。他们在自己的努力奋斗中，总希望有一股外来的、超人间的力量来支持、援助，以达目的。某外出做生意之男性 到了神座前 虔诚地沐浴上香 磕头祷告 许下宏愿：“求神灵保佑我发财 回来后以全

猪全羊供奉！”然而，此次外出，不仅没能发财，反而将老本赔了进去。他怒不可遏，将气一股脑儿撒在了“神灵”身上。他来到庙门，怒目圆睁，手指神主，一顿臭骂，只骂得口干舌燥，胸中的积愤方才出尽，然后甩手而去。又一次发了大财，便杀了一只羊，抬到庙门前，又磕头又上香，又为神灵放鞭炮、挂彩，将贡献的全羊（习俗要求是公羊）在神灵面前一摆，将三杯酒往羊头上一泼，口中念念有辞，这时羊头上的鬃毛被酒一浇，又经香火、阳光一照，鬃毛由湿变干，一根根又立了起来。这时贡献者高兴异常，认为神已经将“贡献”物“领”走了，自己的目的业已达到，便将贡献扛抬回去，全家人美餐了一顿，整个过程便顺利结束了。古代，在中原一带留传着这样一则咒骂、亵渎神灵的故事：一个人外出去做生意，临走前在玉皇大帝（老天爷）牌位前许了愿。谁知此去并不太顺遂，不过保本赚回了来去盘缠而已。但是，由于没折本，许的愿还得还。这个生意人便来了个恶作剧，宰了一头小母羊，放到玉皇大帝的牌位前，祷告了一番之后，照例上香浇酒，但是，羊头上的鬃毛不开，证明玉皇大帝不接受“贡献”。这个生意人便念道：“玉皇大帝居天上，下跪小民李小黄，我许全羊作贡献，没说公羊与母羊！”祷告已毕，可能是玉皇大帝自感理亏，只好吃个哑吧亏而将母羊“领”走。这时，只见羊头上的鬃毛的酒已蒸发了，鬃毛又立了起来。

似这种亵渎神灵的举动，实际上是对神的一种痛骂，谁让你不保佑我这次发大财呢！而这“骂”，是一种以行动代替语言的骂，它融入了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它宣泄了人们的感情，以求得心理上的某些平衡。这种骂，是语言的延伸，后经文人演绎，而成为骂的笑话或幽默而传承下去，便形成骂文字。这种骂文字是骂语言（口头语言）的扩展，是骂文化现象的产生源头。

骂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长久地在中华大地上流淌着、发展着。社会在剧烈地发展着，骂的功用也在剧烈地鼓涨着、发展着。原来只是作为感情宣泄工具的骂，只单纯留传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人群中作为工具，随着社会的分工，社会中各阶层各流派的出现和完善，骂，也渗透在社会各阶层的各色人等之中。特别是一些文人骚客，受种种因素的影响，以骂作为武器，来排遣胸中的积愤 表现自己对现实、社会的某种不满 或以攻击对方、戏弄权贵、战胜敌人、联络情感作为目的 写出一篇篇玩世不恭、妙趣横生的骂文章，创造了一个个嬉笑怒骂，具有独立性格的人物形象。于是，骂文学应运而生，而且很快被人们所传颂，被社会所承认。

这时，流传在民间的骂，也在向高层次发展着。使用对象不断扩大，骂的语言不断更新，骂的技巧日益高超，骂的内容也花样翻新。隆冬严寒，大雪纷纷，朔风狂啸，在四壁通风的屋子里冻了一夜的农人，睁开眼看到这种恶劣的天气，呵了一口气，搓了搓几乎冻僵的手 第一句话便是：“妈的 这个鬼天气！”夏日酷暑 被热气蒸腾了一夜 臭汗遍身的人 谁不想天外刮过来一阵凉风 然而 面对天空中毒花花的太阳 便会骂道：“该死的天 不把老子热死不会拉倒！”即便是风和日丽的春天，“暖风吹得游人醉”人们高兴之余，也会随口一句：“嗨，这天真他妈的美，让老子一年四季老这样过多好！”

这心思，这情感，即便是再好的文人骚客，举起如椽的生花妙笔，也难以描述得淋漓尽致，贴切传神！

在农村，强者欺负了弱者，弱者不服又无能为力，难使乾坤倒转 便在背后或空骂、或指桑骂槐 以“出口恶气”为轻松 鸡丢了，猪跑了，又一时找不到偷者和圈养者，便站在街头，有的登上房顶

高处，亮开嗓门，手舞足蹈地大骂一通，以泄私愤；邻里不睦，为小事相互怀疑、指责，进而互相对骂，庄稼不长，雨水不顺，收成不好，车难行，磨不转，路太远，树太高，也怨天尤人，骂上一通后，心里顿觉顺畅。

这情状，这言语，也不是任何文人所能表述得了，记载得清的，甚至有些言语所使用的字词，连最全、最大的辞书也查找不出！

文人也不甘落后。他们到民间采风，将群众语言润色、演绎，写进自己的作品里，顿时，这种书面语言与群众阅读者之间的感情接近了，文学的效果明显了，功用增强了，骂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再加上艺术创作，丰满了人物形象，增加了艺术感染力，起到了其它语言无法起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文学中的骂语言不断出现，范围越来越广；以后又产生了一种“骂文学”，满纸幽默趣闻，当然也不乏脏言秽语，连篇累牍的。

诗是高雅的，其语言是凝炼的。然而翻开古代文人的诗集，骂诗屡有所见。比如明代文学家王同轨，其创作的《耳谈》笔记小说，在明清小说发展史上贡献颇巨。其中互相嘲骂的篇什屡见。有一篇名为《憎诗》记道：

昔有《喜赋》、《愁赋》 吴人某公遂作《憎诗》 即其意矣。曰：“世间何物最堪憎，蚤、虱、蚊、蝇、鼠、贼、僧。相骂妇人拦路狗，湿柴炆炭浊油灯。”

联语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以其语言简洁、对仗、押韵、文辞优美而脍炙人口。但历代的名人联语中，骂联却占了很大一部分。如苏东坡与其妹苏小妹之间互相以生理特征而取笑谩骂的联语在不少文学书籍中屡有出现，见于《醒世恒言》里《苏小妹三难新郎》中。苏东坡大胡子、长下颏，苏小妹眼抠、额突，小妹嘲骂东坡道：

(嘲大胡子)

口角几回无觅处，忽听毛里有声传。

东坡不甘示弱 嘲骂小妹道(嘲骂前额突出)

未出庭前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

小妹接着骂道(嘲骂脸颊长)

去年一点相思泪，至今流不到腮边。

苏东坡继续嘲骂道：(嘲双眼微抠)

几回拭脸深难到，留却汪汪两道泉。

东坡、小妹之间的嘲骂，还有许多，不再赘述。

小说这一文体，发端于两汉，成长于魏晋南北朝，成熟于明清。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骂文化见诸于小说之中的，除一部分文言小说外，中短篇小说中，几乎每篇之中，都有骂的内容。不是吗？读者有兴趣的话，请翻阅一下中国长篇小说的几大名著：《金瓶梅》、《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 哪部中没有骂的成分，骂的内容？比如《三国演义》中的‘ 弥衡骂曹 ’、‘ 诸葛亮骂死王朗 ’等；《水浒传》中的鲁智深的骂 李逵的骂 卢俊义的骂 甚至包括宋江的骂 高俅的骂 宋徽宗的骂 各具特色 再如《金瓶梅》中，西门庆的骂，西门庆诸妾之骂，西门庆诸小厮之骂，王婆之骂，甚至蔡京之骂 武松之骂 骂得天昏地暗 家无宁日；《红楼梦》中最具特色的是曹大之骂，将宁国府、荣国府中的污浊肮脏之事，一古脑儿地兜了出来，将封建社会的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西游记》中，记载了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从悟空出世开始，骂玉皇、骂龙王、骂天上诸神 到取经路上 师父骂徒弟 悟空骂妖怪、骂八戒、骂诸神诸仙，甚至骂佛等，可谓骂得一塌糊涂！晚明至清的《聊斋志异》和几部谴责小说《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孽海花》、《官场

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里边谁少得了骂！谁不以骂为宣泄感情的工具！民国之间的一些小说，有的可以说就是“骂书”！

戏剧，是从元杂剧发展过来的。在发展的过程中，作为民间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形式，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形成了各种流派和剧种。在这类文学样式中，骂的语言充斥其内，甚至出现了像《击鼓骂曹》、《贺后骂殿》、《胡迪骂闫》、《刺秦》、《司马茅告状》等“骂戏”！比如《司马茅告状》，司马茅兄弟进京赶考求取功名，因为贫寒无钱贿赂官员，将到手的状元、榜眼，让有钱有势的“公子哥儿”掠去。司马茅的弟弟不服，前去“讲理”，被考官以“大闹考场”的罪名，处以极刑。司马茅背着弟弟的人头，愤怒地回到家里，家里已被毁一空。司马茅悲愤之极，在当院摆下书桌，铺上纸张，写了“十大冤枉状”，告上天诸神，从玉皇大帝一直告到土地神。比如他愤怒地唱道：

司马茅提笔不用想，第一状先告张玉皇。你不会为
神枉在上，不与民间伸冤枉！

这种悲愤之情，喷勃而出，将自己的不幸，一股脑儿地倾吐了出来！什么玉皇，什么魁星，什么太白金星，什么灶神、土地、门神？统统告下，成了自己谴责、发泄私愤的对象，真可谓淋漓尽致、痛快之极！

曲艺的形式多种多样，各地流派纷呈，百花齐放，各呈异彩！然而，作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骂文化在各种曲艺形式中存在着。特别是最逗人喜爱的相声，这种文艺形式在旧中国的中原地区，有一种俗称就是“骂大会”！笔者在快解放时曾在郑州市老坟岗（古时旧艺人集中卖艺之地）听过相声，或两位男演员登台，或一

男一女充当捧哏和逗哏，一上台，几乎全是以骂语言互相取笑、嘲骂而逗观众乐。最难堪的是一出《十八摸》，粗俗野蛮，不堪入耳。听说有一群国民党军队的伤兵来到老坟岗，非得逼男女演员演《十八摸》，否则就砸场！演员无法，只好上台。女演员灵机一动，临时改词，以《十八摸》的形式，骂国民党伤兵的猖狂无礼：

东一摸，西一摸，一下摸到老龙窝；你要问里边有多大，能盛下散兵游勇一营多！……

全国解放以后，相声这一受群众欢迎的形式，经侯宝林等老一代艺术大师的改编整理，化腐朽为神奇，成为歌颂新时代、歌颂广大劳动者，鞭挞黑暗，讨伐、讽刺腐败行为的一种好形式，但是在一些传统剧目中，仍保留不少旧的东西，至今仍在人们的心中流传着！如马季、赵世承合说的《对春联》听后使人忍俊不禁 其中有(马季扮逗哏，赵世承捧哏)

甲：只要你能出题，我就能对句！

乙：这话可大了！好，你听我这句：二猿断木山林中，小猢猻也能对锯（句）！

甲：哎！这就不对了，你骂我！

乙 我怎么骂你了？

甲 我说我能对句 你就说 小猢猻也能对句！

乙：我怎么骂你了！我是说……

甲 好 你听我对的下联：一马深陷污泥内 老畜牲怎样出蹄（题）？

乙 你这就不对了 你骂我！

甲：我怎么骂你啦！

乙 我说我能出题 你就说“老畜牲怎样出蹄（题）”！

你看 这二人一来一往 骂得巧 骂得妙 字里带谐 风趣文雅 使人听后忍俊不禁地一个劲儿地乐！

还可以举出一些，限于篇幅，就不再例举。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骂文化作为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不论在广袤的乡村，还是在喧嚣的城市；不论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农人，还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文人；不论是口头语言，还是登高雅之堂的文学作品，骂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第二节 骂的功用和目的

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各自的功能，并通过一定的表现形式，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詈骂语言的产生与存在也是一样的。它在语言分类上属于感情表达性语言的一种，它的功用和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为了便于表述，现从五个方面去进行分析。

（一）感情的宣泄。

这是骂语言的最原始、最普通的功用和目的。人是有感情的高级动物，喜、怒、哀、乐、恐、伤、悲，七情毕具。人们的思想感情，总要以不同形式，通过人身体的不同部位，生动地或隐晦地表达出来，形成一种感情信号，昭示别人，排遣自己。而通过口传达出来的各种语言信号，是表现感情的最简单、最直接、最常用、也最易被别人接受、被周围环境理解和承认的表现形式。因为一种语言的出现，就一般正常人来讲，它要经过大脑的思考、神经的支配、体内气体排放对声带产生冲击的程度等才能完成，其在词汇的选择上、语言场合的运用上、声调高低清浊的使用上、语势的配合上、以及身体其它器官的协调上，都进行着严密地“组织”，这样，说出来的话

才比较科学、严谨，才能达到交流感情、传递信息的目的。可以说，没有一句语言，不管是选择什么词性，无不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没有感情的语言是不存在的。所以，作为詈骂语言这一特殊的社会情感语言来讲，其表达的感情色彩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较之其它交际用语，其感情的激烈程度，无以伦比。

大文学家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其创作主旨在“大旨谈情”的背后，亦寄托着“伤时骂世”的反封建的政治内容。书中描写的数百个人物，不论是荣国府的老祖宗贾母，还是在工部供职的贾政，贾府的宝贝疙瘩宝玉，辛辣刻薄的王熙凤，以及诸公子哥、诸女子、诸奴仆、诸优伶等，虽然都锦衣鼎食、知书达礼，甚至道貌岸然，然而，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以骂来表现其特殊感情的。老祖宗骂“丫头”是夸其巧言令色，会奉承人，会操持偌大家务，这骂中带有夸赞、疼爱的感情色彩；贾政骂宝玉，是骂其终日在脂粉堆里游荡，不务正业，荒废功课，不仅不能承继“祖业”，相反会败家，给祖宗脸上抹黑，这骂中带有恨铁不成钢的激情；主子骂奴仆，多系因其对己照顾不周，甚至“以下犯上”，有违“礼制”，这骂中寄寓了维护封建礼制的成分；少男少女（主子）之间的骂，不论是诨骂还是嘲骂，无不注入了这群纨绔子弟的淫荡、享乐等畸型心态；奴仆之间的骂，则是多为争宠或个别为对封建礼制的愤懑或抗争；奴仆借酒发疯，大骂主子，则是揭露封建家族内部的混乱污浊；荣国府内的各色人等同骂刘姥姥，则是表现了自己高高在上的优越和对满身土气的农人老太婆的鄙视，明显表露了骂人者的等级观念和重官轻农的思想情感。尽管骂人者中不乏从农村来的，身份也是奴仆，但这些人自以为一进侯府，便身价百倍、高人一等。

现举几例颇具典型的骂。

贾宝玉在贾府中地位特殊，是封建统治者赖以传承继钵的唯一人选。为了将其培养成为“合格的接班人”，贾母宠爱备至，将其周围布置的花团锦绣，超过神仙洞府；想吃稀罕物，不惜龙肝凤髓；想玩得愉快，只恨无法上天为其摘星抱月；周围的小厮女奴，换了又换，贾府上下，对其如众星捧月，甚至到宁国府玩累了，竟不顾礼制躺到侄媳妇的床上酣睡，梦游太虚幻境，初尝人间风月。但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贾宝玉在对外界的接触中，思想上产生了新的幼芽，与其所在的那个封建社会很不协调。反映到他待人处世的情态上，在大观园中，除林黛玉之外，几乎没有一个真正的知己。这在封建家族统治者贾政的心里，不啻为一种不祥和的危险信号。因此，他对宝玉严加管束，稍不遂意，便大骂其为“祸胎”、“病魔”，斥为“不肖的孽障”，甚至遭到通府上下暗地里的“百口嘲谤，万目睚眦”。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道统，贾政在痛骂之余，还滥施“家法”，将宝玉打得数日起不了床，这种感情的宣泄程度达到了丧失人伦的地步。

再看看人称“辣子”的王熙凤的骂。她对贾琏纳妾养外宅十分恼怒，但她又是个阴险毒辣的人。她压下了“醋劲”，骗尤二姐进入了荣国府，以便伺机而除之。为泄自己的满腔怒气，她大闹宁国府，让贾蓉跪在地上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在盛怒之下，她大骂贾珍的老婆尤氏：“……你发昏了！你的嘴里难道有茄子塞住了？要不就是他们给你嚼子衔上了？为什么你不来告诉我去？……自古道‘妻贤夫少祸，表壮不如里壮’，你但凡是个好的，他们怎么敢闹出这些事来？”她还大骂为贾琏鞍前马后效劳的奴才兴儿是“糊涂王八崽子！”王熙凤这个“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的大家闺秀，为了宣泄胸中的愤怒，不顾礼制，谁都敢骂；不顾身份，什么